

珠

貝

果

國立北平圖書館惠存

辛巳

珠
貝
集

題 贈

南 星

那美好的小院子永遠是你的：

記着無花的桃枝吧，

記着棕櫚樣的椿葉吧，

作客時且懷着主人的心。

一日如千萬年，

千萬年也如一日：

讓詩句做終古的提示者，
莫說你有了「一生的悵悟」。

一九三六年五月中。

珠貝集

其一

辛笛



冬夜 款步 航 生涯 夜樂 懷思 印象 夜別 絃夢 有客

Farewell

潭柘

丁香、燈和夜

花

碧

有 客

悠紆的鈴聲遠遠地沿傍冷清的徑路行來，

會有那位到門了罷？

矮籬柵纏滿了的牽牛花爬弄着青蛇的影子，

在昏黃的壁燈之下。

是不速之客呢？

是心期的人呢？

在那陌生的或是熟悉的臉面出現之前，
誰能道破這樁飄忽的而又脈脈的

躲在心底下的疑悶呢？

緩而未停，仍是悠紆地，那驢項的鈴聲，
鞞靴底踏着的沙石溢出輕微的款款，

客主握手了更互道個好，

閒適的羸驢隨意噓了一噓，

氤氳的雨氣跟着渾成了白的暈痕，

咳，多事的鈴兒又是響亮的一聲，兩聲，……

一九三〇年夏晚雨後

絃 夢

濃蔭綻開着棋子的白花

靜的長街上

繁促的三絃響

一人踏着步來了

又竟自去了

而遺下一團綠的夢

悵惜的夢

他是個失落了光明的人呢

不怕光明就照在他風塵的頰鬚

可照不亮他的眼睛

往日徒然是青的烟

給他往悵惜里纏

他是去尋那失落了的邊沿麼

不 絃語已儘够他温存着了

悵惜原是他的本分

一九三三年七月炎夏

夜 別

再不須什麼支離的耳語罷，
門外已是遙遙的夜了。

憔悴的杯卮里，

葡萄嘗着橄欖的味了呢。

鞭起了的馬蹄不可少留。

想收拾下鈴鐸的叮噠麼？

帷燈正搖落着無聲的露而去呢，
心沈向蒼茫的海了。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澤南歸前夜

印象

流 流

蒲藻低下頭

微風擺着得意的手

滿河的星子

漲得和天一般高

一似看花的老眼

逗出盛年時的笑

或是秋天的草螢

起落平林間

十五年前的溪夢

向我走來了

一個仲夏之夜

在大人的蒲扇下

聽過往的流水說話

有時也聽了

鬼的故事

紅紗的燈籠

送我回家

燈籠後的影子

隨着無盡的日月

也是那麼

一晃一晃地

獨自成長了

成長了

又來聽流水的嗟嗟

一九三四年四月

一個自燕京回清華
多星的夜晚

懷 思

一生能有多少

落日的光景？

遠天鴿的哨音

帶來思念的話語；

瑟瑟的蘆花白了頭，

又一年的將去。

城下路是寂寞的，

猩紅滿樹，
零落只合自知呢；
行人在秋風中遠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

夜 樂

夜樂幽幽地流進來

明暗着的

是鄰家的燈

寂寞的窗啊

爲寂寞鎖住了的心

盛年的心事如一條小河

流着夜樂的拍子

泛載一朵青的花

隱了

明亮的玻璃片

有些惹人！

於是我夢着了

酣紅的葉子

深山的煙

邂逅的少女

楓林外的家

雪

爐火透紅着呢

溫情的眸子

醺醺的頰

無涯的溫暖

室外的寒風是吹不到的了

春天吹開了花

花外的馬蹄

花下的笑

鬢簪着花

黃昏的人面

仲夏在湖上

青色的夜

水上開着的菡萏

風似多情的手

輕槳打起的柔波

不盡的軟語

歲月就此無聲地

流了去

又是秋天

秋天果是哀愁的日子麼

而我們竟然別了
暗空沒有星子
也無夜鳥的歌
作我們慰藉者
最後的款步
緩緩並肩的
縱仍是心戀的人
足音是蹣跚然的
兩顆依依的心
一堆依依的話

止不住一些寒冷

一些嘆息

一些淚

好似秋天的露滴

秋天是深了

無涯的日子是有涯的

從秋到秋

於是我的夢輕輕地破了

夜樂是何時休止的呢

窗下一個行人走過
唱起一支流浪的歌

一九三四年七月
小病夜間樂聲作

生涯

獨自的時候

無端哭醒了；

哭並沒有流淚。

夜夜做不完的夢

只落得永遠畫不就的圓圈。

窗外瑣瑣的聲音，

從前聽人說

是夜來的繁露，
如今生涯叫我相信
是春天草長呢。

一九三四年七月

航

帆起了

帆向落日的去處

明淨與古老

風帆吻着暗色的水

有如黑蝶與白蝶

明月照在當頭

青色的蛇

弄着銀色的明珠

桅上的人語

風吹過來

水手問起雨和星辰

從日到夜

從夜到日

我們航不出這圓圈

後一個圓

前一個圓

一個永恒

而無涯淡的圓圈

將生命的茫茫

脫卸與茫茫的煙水

一九三四年八月海上

歎步

海今夜是這等靜呢

此時才見月的光景

一彎彎的

風上那里去了

海低低地微語

珊珊的步履

是只隨兩人的

你微笑着麼

漫天的星光下

草垂垂地白了

一九三四年八月

成於與可沿海濱

緩步的時候

冬 夜

安坐在紅火的爐前，

木器的光澤誑我說一個嬌羞的臉；

撫摩着褪了色的花緞，

黑貓低微地呼喚。

百葉窗放進夜氣的清新；

長廊柱下星近；

想念溫暖外的風塵，
今夜的更聲打着多少行人。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西山松堂一夜

Farewell

該是去的時候去了
沒有淚也沒有歎息
來去的時候

山河多使我沈鬱

昏燈行徑的管絃語

牧場上乾草的香氣

星光下潮水漲滿了前溪

皆將爲我作一幅無畫的畫帖

樓前那 一列白楊

人家說在月明的夜里落雨

一天從天外歸來

將見它高興天齊

但不知我這個四年的主人

會不會有他的愁苦

聽黎明的笳吹

吹起西山的顏色

一九三五年七月
清華園離去之前

潭 柘

蟲聲讓我懷着夏日的綠意了

山氣的幽深先取了天地的暖

光影明晦相成以去

作一個山中之人罷

陽光里有野花地的笑

我聽見靈魂的小語

曲直的松下

暮風吹起它的歌吹
相與永恆而在的
是這潭光和柘

一九三六年四月
潭柘山中

丁香、燈和夜

今夜第一次

我驚見燈下

我的樹高且大了

花的天氣里夜的白色

映照中一個裙帶的柔和

今夜第一次

我試着由廊下探首窺間

綠窗有無聲息

獨自爲主人

描一個輕鴿的夢嗎

一九三六年四月

甘雨六號

花

我愛一支花，愛它是在路上拾得的。這是一個可貴的偶然；因之，一點悵惜的愛。當它離牆的同伴仍在承飲晨爽的露氣時，它便在漸經逝去的馬蹄聲里，給拾到我這樣懶散的步行人手中了。和風吹拂不起塵土，金黃的日光爬行於行列樹低垂的葉間。一日又將開始明麗的行程。我當持以珍重——是好花遭了委棄。我將回到三里外的家去，將從古老的櫃中取出久空的花插，在淡紫的窗前供養它一個

明淨。窗外無邊的海，春朝的太陽，也將爲它依傍。人家會說我有着孤寂的性情，我將淺笑；都在路上度過了的，二十年的生涯，——一個偶然，不因它的易謝，不也正值永日的珍重麼。

一九三五年二月

碧

雨里的草原青着哪。撲面來的是青山的影子。我喜歡這樣雨，簾子似的，我喜歡在這樣的雨里行散。四野的草都響着微弱的聲息。這該是春天的舒歎。一點涼沁的清新，一點靜，更有遠近的淡煙，令我記起米家的山水。泥濘的車轍展向無際中去，在這裡，過去的重載着了它的行跡。滿眼翡翠得冷了，只欠惜一點溫柔的飄動。谿谷之彼方，灑灑起來的是女音的呼喚麼？那樣悠悠的，纏沓的調子，

會是招尋一個離去的故魂，在如此清明雨的天氣麼？一聲聲的，將搖下了秋天第一片落葉。悠悠的，纏沓的，我的心染着雨的顏色，笠帽下衣袂盈盈地綠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

妙峯道中印象

珠貝集

其二

辛谷

錯亂

秋冬之際

勇者之生

Caged

朝夕

夜行

年景

生活

風前燭

囚牢

錯亂

在醉里歌唱

在夢里惆悵

一顆模糊 錯亂的心

人不覺在哭的時候常笑

心的去處

情感的去處

人用醉的眼

朦朧的對着那朦朧的

在無垠無限的清虛里沈浮

二三年冬

秋冬之際

過去了春天便秋天

少年是老年

留有吃過快樂果子的記憶

對着少年的快樂多是太息

從有力到無力

像枝箭

從新生到死寂

「冬日的陽光」

垂老的人的嘆息

二四年秋

勇者之生

憂愁里看見快樂

黑暗里孕着光明

準備再一次的熱狂

準備再一次的爭強

在這世界

是哭着走來

笑着走去

二四年秋

Caged

不是從身外

而是從身內蒸發了精力

一度睡眠襲來

一度更強烈的疲倦

骨節里少了髓

腦袋里是空白

眼前的事實是無生命的呆滯

他沒心情思念明天

二四年秋

朝 夕

朝夕把你捧在心尖

時時想見

春花的你

有沒有爲我減一分嬌艷

二四年秋

夜行

街燈是星

車燈是螢火

殘月的天空靜着碧色的波

人在水中遊

二四年十一月

年 景

大街上凍多了乞丐

他們奔走着向人討要像追債

寒風給太太小姐加件大衣斗篷

在叫化子身上加一件麻袋

遠天里幾聲爆竹

近街頭有凍餓的呼號

「一刻就來，誰閑着您就叫誰忙。」
食物店的伙計笑得滿臉淒涼

二四年冬

生活

我們生 我們死

少年有心

老年有夢

不爲了現在

而爲了未來

現出你的顏色

放出你的芳香

學激流里逆洄的螻蟻
作生活的擔當

二五年春

風前燭

我的淚流向清虛

眼淚安憩了心靈

少年的心和感情

永伴着鮮花的年齡

被磨擦成個球

本能是隨遇平衡

沙漠里的風流起了悲哀

老年的心笑着少年的感情

二五年春

囚 牢

一樣的人

兩樣的心

這里有法律

沒有真理

霉腐的氣息

霉腐了人心

夢見太陽花地的歡笑

看見了憂愁怨恨的運命

二五年春



珠貝集

作者

辛辛

谷笛

一九三六年六月初印本

No.

